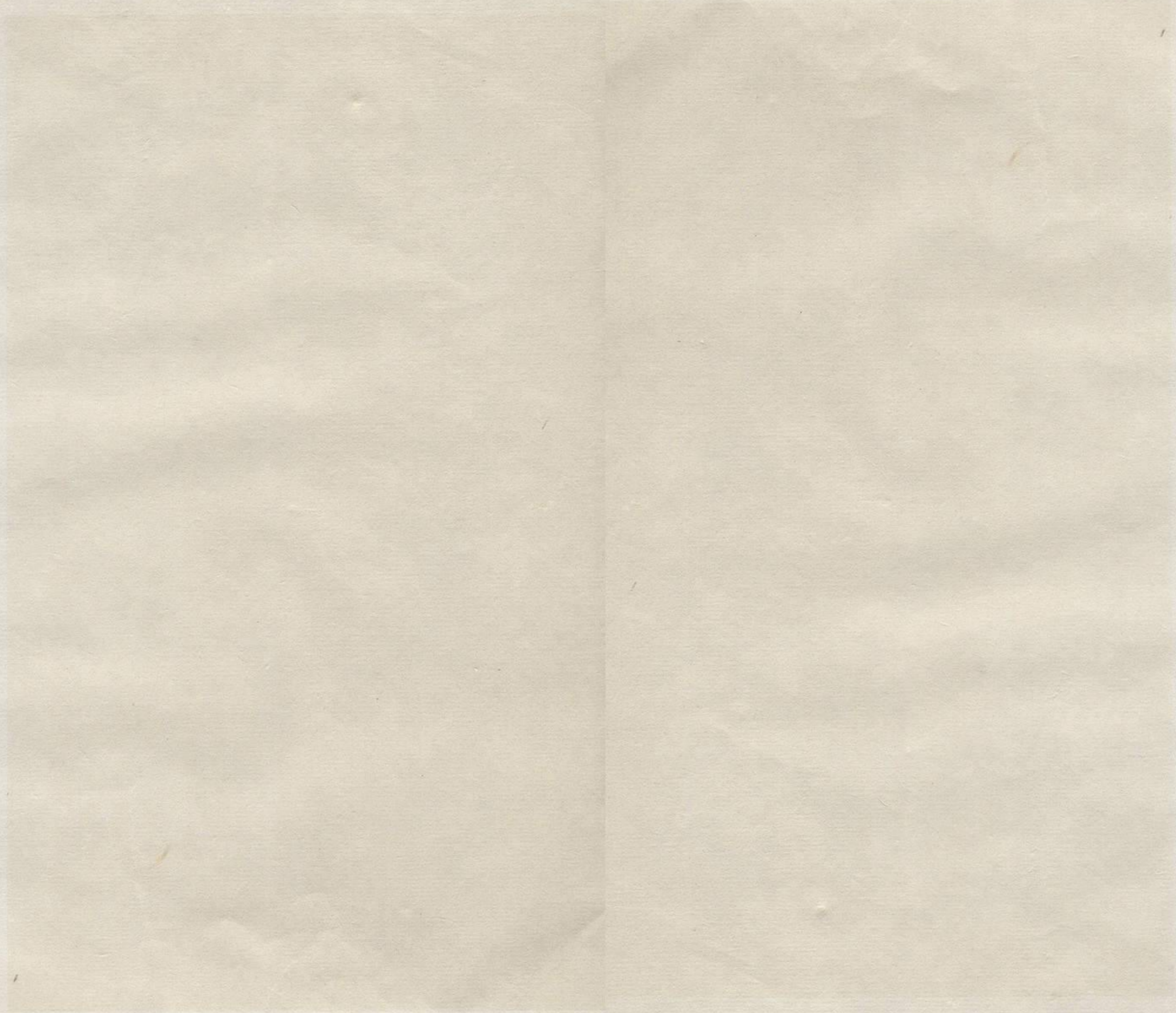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三



宋版通典詳節

第三冊



新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卷四

食貨

賦稅

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

之兗州厥賦貞貞正也九州第九相當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

青州厥賦中上嶧貢鹽絲海物惟錯

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色

淮夷墳珠暨魚泗濱浮磬

緜織在中明二物皆細也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

貢惟金三品銅銀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金三品柶栝柏檠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

朱惟籩簞楛三邦底貢厥名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

包匭菁茅道茅也菁以爲厥篚玄纁纁組此州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

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

鐵銀鏤磬磬梁州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雍州厥賦

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馬定九州量遠近制

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

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百里賦納總米稟曰總二百里納鉅

三百里納結服結稟也四百里粟供王事五百里米所納精

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二百里男

三百里諸侯同為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

制五服之

邦也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三百里

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二百里蔡蔡法

三百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略又三百里蠻以文德蠻

法以二百里流定貢賦又三百里蠻來之不制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千

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籍而不稅稅均七十而助

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

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

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又外曰男畿其

貢器物飭材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絲纈又外曰衛畿其

貢財物龜貝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

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為贄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

鄭云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

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室宗及

閔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

於大司徒言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供國政也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

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

也園廛亦輕之者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罰以

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

時徵其賦自廛田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凡任民任農以耕

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

以市事貢貨賄仕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

法任民之

七十而

九畿所

國中之

任地之

任民之

伍兩之法

魯宣公初稅畝

成公作丘甲

哀公用田賦

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凡庶民

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椹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練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椹周棺也不帛不得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

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

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統統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

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統謂收其田租也什一謂十取其

衡虞取山澤之財產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

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

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

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

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復畝而稅也宣公無

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初亦不言稅畝古者

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古者曷為什一而藉非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

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

食為本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夫一婦受田

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

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項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項共為

一井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變也言吏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

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采矣悉謂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

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甸六甸為丘丘十六井出

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譏重故書

哀公十二年春

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

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

賦之禮稅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哀公外慕疆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公問於有

若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五猶不足如之

孟子謂國以義為利

白圭欲二十而稅一

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什取一，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

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

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則下上

相疾也。孟子曰：畜馬乘不祭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

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

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語

不關謂文王以前也。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

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左公家理公

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服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

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衰代，緣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

子曰：子之道，顏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夫糶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弊帛，饗食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

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

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

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徙之

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

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

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初為賦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

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

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

逆富者務兼井而自若加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

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一什五稅

**漢高帝**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

國朝之倉庫府庫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四年八月初為筭賦漢儀注人年十五已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并車馬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復十五稅一儉六年令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稼五筭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稼者父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母有罪欲人與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滿之也**孝文**人賦四

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其時亦以倉廩**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稅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闕其賦役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令天下男子年

鬼錯說  
令人入  
粟

三十稅



賦役皆倍於古

罷推酷

卒更踐更過更

減天下賦筭

二十始傳舊法二十三年此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統

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

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

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

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或耕豪民之田

見稅什伍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故貧民常衣牛

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筭九十復

甲卒二筭二口之筭也復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推酷官

令民得以律占租以實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

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太常主諸陵治其

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諸應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

欲得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

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

往便還之調不可一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

戍者是為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四年出口賦漢儀注

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十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

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

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

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

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筭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

天下賦錢筭四十本筭百二十今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

徒已論歸家產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

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

賦罷音癢咸出雖老病者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

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歛名三十

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

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果未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

縣官衣食之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在公反。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

義米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筭錢。二十八文。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筭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

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大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枹城。以牧牛給貧家。田

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分。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且魏晉時。道消之代。猶前百姓不至。於十八。將官牛四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過數。文綸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開。無相侵盜矣。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以便課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二。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自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且更量課限。使得存立。若減其米課。雖有

取布帛為租

戶調之法

始度百姓田

課米之法

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孝武徵求益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

此輩使人何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

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道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觀境飛下

嚴符合稱行臺未明所督攝摠曹曷者振驚都邑深村遠里儀

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誑去質

作尚方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

貧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百審

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子良又

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飢凍若輩縑纈雖賤駢門躉質

而守宰務在哀刻圍桑口屋以准貨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

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

今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

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畏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

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

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

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

舊科退容姦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啓曰諸賦稅所應納

錢不限大小但今所在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

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

晉氏初遷江左草荆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

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

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

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猶依舊

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吐糜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

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耗國用不

王子良  
請傳之  
使檢課

又論貨  
課徭役  
之弊

又論輸  
錢之弊

定秩俸  
供給

收僑人  
諸蠻酋  
豪之利

佃客典  
計衣食  
客之數

課役之  
法

阜也。武帝時豫章王疑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為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丞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取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爵脚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

遷帶郡  
縣官取  
其祿秩

食多遷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楊徐等大州比令僕班

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寧桂等小州

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比參軍班

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

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郡理今郡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

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

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

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

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并給刺

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勅而裁凡如此祿

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

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

及主婚外祿者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

為紬繭羅縠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

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

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

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

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

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

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

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

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

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

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

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

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蒲二疋所調各隨其土

戶調之  
制

准古班  
百官之  
祿

張普論  
秦復綿  
麻之失

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充陝徐青齊濟南河東  
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  
明帝時張普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  
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  
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  
賦之饒不憚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  
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  
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容其幅廣度長秤  
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  
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  
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  
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  
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郡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  
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猶

先令四  
海知其  
所由明  
立嚴禁

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  
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  
今百官請俸祗樂其長闊并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  
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  
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  
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  
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  
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摠常俸之  
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  
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  
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  
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  
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  
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客

三等九品之制

租調之入有加

立九等之戶

二床半床之制

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梁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肅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足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妻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仍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者，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石。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依貧富  
為三梟

料六等  
富人

司賦掌  
賦均之  
政令

司役掌  
力役之  
政令

四十五  
日役

役丁為  
十二番

三十日  
役

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粮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癆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調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于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伐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



字內無  
事益寬  
徭賦

田租三  
分減一

給公解  
錢回易  
生利

賦入益  
減

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字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十八年五月高類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解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解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解。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二度討高麗。飛芻輓粟。出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

三等九等之差

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租。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勅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太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

嚴尺丈之制

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以行。立樣之時。以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其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純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純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純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純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綆。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綆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令庸無絹之鄉。純布三尺。則別純絹各三尺。布三月。勅關內諸

疋端屯綆

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疋。布五丈為端。綿為屯。麻為綆。諸丁匠不役者收

同籍共居

權衡度量

庸調租起輸日限

邊遠州量輸課役

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下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已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崔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准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淺上棟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了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並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

自開元及天宝軍用日增

歲穀之司唯務割剝

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所貢物

寓兵於農無養兵之費

資課及勾剝等當合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  
 得四折充綸布添入兩京倉四百萬石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  
 官除等料并入京倉四百萬石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  
 諸司糧料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  
 餘萬端屯疋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川便充官料郵驛等費  
 錢則二百餘萬貫六十餘萬石諸道州軍州和糴軍糧自開  
 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  
 米粟則三百四十萬疋段西北庭八萬安西二十萬隴右百五  
 度及郡牧使給衣則五百二十萬朔方百二十萬河西百五  
 各四十五萬安西五十五萬何東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  
 節度四十五萬群牧二十萬何東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  
 十萬各八 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劍南各五十五萬幽州大凡二千  
 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而錫賴之  
 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贖利名目萬端  
 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惣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  
 支置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置轉運使使復  
 歸度支分命出職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  
 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百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  
 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  
 京師充外費

**昌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  
 九州之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  
 後田賦之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  
 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  
 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  
 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  
 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攷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  
 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  
 於畿甸而足自大畧而言之三代皆必此制夏后氏五十  
 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畧相當周  
 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  
 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

三代經  
常之法

歷代賦  
役之制

古制之  
壞自兩  
稅始

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函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為農有事則徵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匹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輕或重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戶籍隱漏

典四

十九

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為整辦然取大曆中科徭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夫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要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東萊文

**葉曰**租庸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為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不役過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此即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征也

唐法正  
犯孟子  
所諱

然孟子却云用其一緩其二不敢兼用以取民唐初正要  
立法之時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  
過三日雖立法於此其實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  
其六七而為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此正犯孟子之所  
諱蓋唐初君臣不學無術所以至此

永嘉文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四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五

食貨

戶口

九州之數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遠湯受命其能存者事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人庶苦而無憊天下去之

周極盛之數

**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于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眾之損亦如之**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西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相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昔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陳項又

戰國口數

文景與民休息

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

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

室恐羞之乃止**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

每有詔命頒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疲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

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穡乃厲兵馬以攘

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

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人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

戶口漸益元年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十餘廐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疋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食粟將萬疋百姓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納之至**孝平**元

漢極盛之數

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

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

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纒二三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

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

無事務在養民至于**孝和**人戶滋殖**相帝**永壽二年戶千六

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

十六**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宮廟劫御西

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

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前有戶二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

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

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

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

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一萬

魏氏所有



晉之極盛數

**晉武帝**大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

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

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

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增戶八萬四千九百

戶增九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通計戶百四十一萬三千

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王

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

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汲冢等十一郡并前

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符堅滅前燕慕容

疇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

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

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之稱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

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路二十里一亭四

十里一旅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南燕慕容超黃西滅後秦平關洛

後秦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

脚牀用銀塗釘帝以為費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公主出適遣

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

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

強更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太武帝以數十萬衆南

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

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

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之初亦稱為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

幽斃元帝慘虐骨肉相殘纒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

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荊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

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

經畧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此殲焉至後主滅

亡之時隨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帝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

大明戶口之數

戶口倍

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按晉武  
元平吳後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  
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戶有  
至五百餘萬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奕其邊分爲  
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戶流離官司丈簿又分  
散棄今按舊史戶三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時以  
息唯河比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  
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

比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丈  
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爲

理故其時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

至崇國諱化二年爲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  
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主暴而已俱以弒崩武帝誅戮權臣誅字  
文護方覽

庶政躬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滅高  
齊嗣子昏  
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  
六百四

大齊中  
戶口之  
數

隋極盛  
之數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  
克儉省費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  
用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爲  
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檀袋盛因答所司以爲後誠其  
時字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  
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  
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  
盛也後周靖帝末段隋禪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  
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  
增四百八十一萬七

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  
每月役丁二百萬人道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  
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  
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

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眾餽運者倍之人逆  
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  
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永徽戶口稍多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  
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  
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  
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二百疋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  
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无忌曰比  
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穀實因問隋有幾戶  
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  
大業末  
**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  
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  
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  
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

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  
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  
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  
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飢荒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眾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廢人恣情奢縱造罔  
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

**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

字文融請括逃戶贖田

**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  
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字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  
偽濫兼逃戶及籍外贖田於是令融充使獲偽勲及諸色役  
甚眾加朝散大夫融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  
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裴寬容珣王冰張均宋希玉宋珣事治  
薛侃喬夢松王誘徐楚璧徐鏐裴寬  
崔希逸邊冲寂班景倩郭庭倩元將茂劉曰正王壽于孺柳  
王忠翼何千里梁劬盧怡庫伙履溫賈晉李登盛異等皆知  
名士判官得人於斯為盛其後多至顯秩所在檢責田疇招携戶口其新附客戶



蕃盛莫如隋

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庫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云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云塗地而洛口諸倉足以致百萬之衆豈可少哉東坡文

景德皇祐治平之盛

**曾曰**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殫而用財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口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南豐文

丁中

**漢孝景**

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

傅音附傳著也若籍給公家徭役

**晉武帝**

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

正丁次丁老小

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

六以上為老小不事

**宋孝武**

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

半役全役

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

憲實亦由茲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

丁中老小

**北齊武成**

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

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黃小中  
丁老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穎奏以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武德定  
令

**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制。**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

開元戶  
令

非成丁  
不拆戶

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無夫者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拆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拆。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拆出。諸戶欲拆出口為戶，及首附口為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拆。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親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覈。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覈定，以附于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廣德元年制天下百姓

**論曰**

凡稱論曰並杜氏自立說後放此

昔賢云：君實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

國家足  
則政康  
教從

土斷之  
効

高穎之  
力

唐戶纒  
如隋數

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  
 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戶籍調之養贏贏者大賈蓄家  
 也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則至浮浪以大賈蓄  
家之所役屬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  
 晉已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  
 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  
 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  
 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  
 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  
 千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  
 四百八十餘萬  
 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  
 命多依豪室禁網隨紊茲偽尤滋高穎覩流冗之病建輸  
 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太  
 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謂避公稅依強  
 家作田家也昔漢文  
 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  
 家或百而稅一可謂至輕矣而豪強占田踰多浮客輸太  
半之賦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七秦是惠不  
 下通威福分於豪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穎  
 設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  
 編戶隋代之盛實由於斯先敷其信後行其令悉庶懷  
 惠茲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穎之力焉功  
 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太倉東  
 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諸米粟多者千石少者不減  
 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  
 千萬而錫資勳庸並出豐  
 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  
 寶末百三十餘年纒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  
 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自貞  
 觀以  
後加五百九十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漢  
 武贖兵戶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  
 二年經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唐百三十餘年  
 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版圖不收若此  
 量漢時實合有千三四百萬矣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  
 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墮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  
 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  
 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

分命黜陟

酌隋晉故事

周知人數

為國要在得民

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  
中初天下編氓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  
稅增倍而餘諸道加出百八十八萬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

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氓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  
典拯弊之良圖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其稅  
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此之二三十分唯

耳自兵興以後經費不充於是徵驗多名且無何數貪吏  
橫恣因緣為姦法令莫得檢制丞庶不知告辭其丁狡猾  
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仕或託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  
倍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除純劣者即被徵輸困竭日甚  
建中新令並入兩稅恒額既立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  
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規避無所

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眾矣徵輸之  
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  
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

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道簿  
帳所收可  
有二百五十餘萬戶按歷代戶口多不過五少不減三約  
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  
典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共  
出二百五十萬戶稅自然各減半數古之為理也在於

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  
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  
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  
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  
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  
冗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  
其本歟

**策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  
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  
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  
誘三晉頭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  
利孫權搜取山越之眾以為民至於航海絕徼俘執島居  
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按隴上  
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



今天下  
偏聚而  
不均

有民必  
使闢地

吳越之  
生聚獨  
盛

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  
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  
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十  
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  
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  
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  
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強  
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  
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  
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  
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之欲有  
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  
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  
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  
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  
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  
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  
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  
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  
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  
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  
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  
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  
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  
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  
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  
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  
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

民多地不足

閩浙之盛古所未有

分閩浙以實荆楚

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為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為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為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茲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擿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葉正則進卷



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五



